

生死须臾间:英阿海军九天追逐战



▲ 阿根廷 S-2E
反潜机投掷鱼雷

天不作美

档案显示,阿军曾获得一个稍纵即逝的胜机。5月1日,从“五月二十五日”号上起飞的阿军S-2E“追踪者”反潜机率先发现英军特混舰队位置。消息传回航母后,“五月二十五日”号准备起飞A-4Q“天鹰”攻击机,打击英军舰队仅有的航母“竞技神”号和“无敌”号。可惜的是,阿军航母所处海域被罕见的强烈气团笼罩,攻击机无法起飞。“英国航母可能就此躲过灭顶之灾”,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学刊《进程》称,“实际上,此前英军已破译瑞士为阿根廷海军研制的加密系统,并截获阿军计划以航母编队向英军发起联合打击的计划”。《进程》还披露一个细节,当时美国已站在英国一边,为其提供卫星情报,但英军只掌握阿军航母大致方位,无法确定其具体坐标。

阿军飞机频繁出没,让英军非常不安,舰队司令伍德沃德遂发电要求抵达马岛南面的“征服者”号、西北面的“辉煌”号和东北面的“刚毅”号核潜艇加快搜索并攻击阿军航母。不久,英军“火神”轰炸机也发现阿舰艇编队踪迹,几小时后,“征服者”号拍马赶到,用鱼雷击沉阿军巡洋舰“贝尔格拉诺将军”号,323名水兵殒命。闻此噩耗后,“五月二十五日”号航母舰长乔斯·朱利奥·萨卡诺意识战机已失,鉴于自身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占优,于是他下令航母返航阿根廷本土。

自相矛盾

察觉阿舰动向的英机迅速向本国核潜艇通报,立功心切的“辉煌”号揽下追击任务,“刚毅”号则远远协助。“之所以没安排两艘核潜艇组成追击群,是为了避免战时误伤”,《进程》称,“后来作战证实,这种担心是必要的”。尽管萨卡诺舰长要求全速行驶,但“五月二十五日”号上

的锅炉有点故障,航速被限制在18-20节,这意味着英军潜艇能很轻易地追上”。萨卡诺也

明白这一点,所以在返航途中布下“反潜大阵”:航母按“Z”字形航线行驶,三艘护航的驱逐舰分列距离航母5英里的前方、左侧和右面,边搜索边前进;更远处,S-2E舰载反潜机构成外围防线,在距航母约100英里处警戒;在内外反潜圈之间,两架S-61D-4“海王”直升机往来巡视,随时填补驱逐舰和S-2E飞机之间出现的漏洞。“难得一见的是,这几乎是英国军舰之间的较量”,《进程》称,“阿根廷航母本是英国建造的‘可敬’号,其三艘护航舰中有两艘是英国造的42型驱逐舰,而追击它们的却是当时最先进的英军核潜艇”。

阿根廷航母编队本来还可以用更有效的主动声呐去探测英国潜艇,但国内高层严禁这样做,因为主动声呐会暴露己方航母位置。

箭在弦上

5月3日是双方距离最近的接触。清晨5时30分,“辉煌”号核潜艇雷达发现S-2E反潜机出现在头

顶,遂紧急下潜规避。一小时后,潜艇声呐探测到多个目标,艇长判断是“五月二十五日”号及其护航舰艇。随后,核潜艇小心翼翼地浮至潜望镜高度,目测不远处的阿舰,但并未看到航母,所以不敢贸然攻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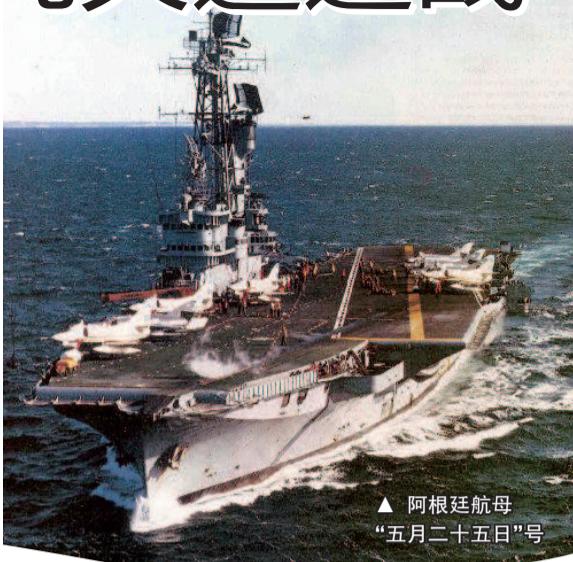
为避免被阿军发现,“辉煌”号再次深潜,逐渐加速靠近阿舰编队。突然,一个大型目标出现在潜艇声呐显示屏上,激动的艇长一边命令潜艇上浮至潜望镜深度目视观察,一边命令鱼雷做好发射准备。但最终的情况令他大失所望:那只是路过的民船。武器控制官的手指只能悻悻地离开发射按钮。

接下来,“辉煌”号继续向南搜索,而阿根廷航母则向北沿本土海岸航行,二者几乎擦肩而过。但就在这场追击战似乎再无“开枪”机会时,一场莫名其妙的战斗爆发了。5月5日晨7时43分,阿根廷反潜机报告发现疑似潜艇目标,并发射MK44鱼雷攻击,可惜没有命中。接下来,“海王”直升机赶来助阵,再次发射鱼雷,

但仍未击中。数小时后,距离“五月二十五日”号130英里的英国核潜艇“辉煌”号也发现威胁,其声呐探测到疑似阿根廷常规动力潜艇“萨尔塔”号,考虑到自身未携带反潜鱼雷,“辉煌”号选择了避让……事后判断,阿根廷人和英国人发现的是路过的美国潜艇,“这从侧面解释了英国人不安排两艘潜艇同时追击阿根廷航母的原因”,《进程》称,“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,随时可能发生意外。如果判断错误,自相残杀是非常可能的”。

5月7日,“辉煌”号的涡轮增压器发生故障,被迫退出追逐。但接手的“刚毅”号发现阿根廷航母总在浅水区活动,无法靠近。最终,“刚毅”号只能目送“五月二十五日”号一路向北,于5月9日毫发无损回到别德马(Viedma)基地,惊心动魄的追击战遂告结束。

英军认为,尽管未能摧毁阿根廷航母,但潜艇追击仍发挥了战略作用,至少迫使阿舰队远离战区,实现对马岛的封锁。于晓晶



▲ 阿根廷航母
“五月二十五日”号

▲ 英国核潜艇“征服者”号

▲ 阿根廷巡洋舰“贝尔格拉诺将军”号被击沉

经典战例

以色列从敌国收回王牌间谍遗物

当长期为敌的邻国叙利亚陷入内战后,以色列喜不自禁,不仅偶尔派飞机空袭,削弱对手,还趁乱展开秘密活动。最新消息是,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在暂时迎回传奇间谍伊利·科恩遗骸之下,秘密派人渗透叙利亚18个月,获得科恩的重要遗物。

死后仍“居无定所”

生于埃及的犹太人科恩是以色列潜伏叙利亚的王牌间谍,在1965年被捕前,他已成为叙国防部长的首席顾问,为以色列提供大量宝贵情报,尤其搞到叙军在戈兰高地的布防图,为以军1967年夺占这块战略要地奠定基础。然而,当科恩以为自己有望坐上叙国防部长宝座时却露出破绽,被叙安全部逮捕。事发后,以色列提出用1000名叙利亚战俘加100万美元换其性命,但被叙利亚拒绝。

1965年5月,科恩被绞死在大马士革烈士广场,遗体埋进当地犹太人公墓里。摩萨德曾多次向叙利亚提出让科恩遗体回国,后者不但坚决拒绝,还为防摩萨德“偷尸”,几次秘密转移遗体。摩萨德推断,现在估计连叙利亚人自己都不知



神秘的18个月

科恩未暴露时,经常到欧洲旅行,然后从那里转道去以色列汇报工作。为掩护其富商身份,科恩回叙利亚时通常会带些奢侈品。摩萨德从档案中发现,科恩生前佩戴的

欧米茄手表就是在最后一次欧洲之旅结束时在瑞士购买的。“在叙利亚,那块手表简直成了科恩身体的一部分,他的血脉也融入其中”,科恩遗孀娜迪亚说,“这块手表凝聚了科恩的秘密生涯,意义重大”。

科恩被处决后,叙利亚政府没收其私人物品,其中包括手表。为了找到它,2017-2018年,摩萨德通过各种渠道,接触当年参与抓捕、调查、审讯的叙利亚当事人,以各种借口套出当年的情况,最终确

借口网购获取

手表送回以色列后,摩萨德立即组织鉴定,痕迹专家、照相专家借助照片研究手表身份,瑞士生产厂的相关产销记录也从故纸堆里翻出来,供逐一比对。3个月后,专家组得出结论:这确是科恩心爱的手表。出于保密考虑,摩萨德并未透露取回手表的细节。“摩萨德只是告诉我,他们是听到手表将出售的消息后得到的”,娜迪亚说,按照官方说法,手表原来流落在异国他乡,“是通过网购买回来的”。

尽管对外宣称很简单,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清楚其中的艰辛,他祝贺摩萨德“完成一项勇敢的任务”,“你们让‘无名英雄’的遗物回家,让家人对他的思念有了寄托”。

肇立功

谍海风云

1502年,罗马天主教皇亚历山大四世的私生子西泽尔·波尔金吩咐他最器重的工艺设计师开发一种装甲飞行器,它靠人力扇动翅膀,装有多门火炮和厚厚的装甲板。据记载,这种原始的“空中堡垒”在罗马首次试飞大获成功,在城市上空盘旋了整整一刻钟。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本人也目睹了这一壮举,这天下午,他要求亲自登机指挥,这位教皇是个出了名的胖子,绝非脆弱的飞行器可以承受,飞行器一头栽进台伯河,所幸教皇本人没事。只是这位追求冒险的设计师深受刺激,悉数烧掉设计图纸,毅然请辞离去,他的名字是莱昂纳多·达芬奇。朱延瑞



达芬奇设计的螺旋桨飞行器 孙中钦 摄

达芬奇失败的军事杰作